

卡扎科夫散文选

外国名家散文丛书

*Viguo
Mingjia
Sanwen*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/6-51

1:10

〔苏〕尤里·帕夫洛维奇·卡扎科夫 著

卡扎科夫散文选

非 琴 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[津]新登字(90)002号

卡扎科夫散文选

(苏)卡扎科夫著

非 琴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3/8 插页4 字数170,000

1992年8月第1版

199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00

ISBN 7-5306-0993-9/I·904

定价: 6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作者系苏联现代著名抒情散文作家。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精神世界,崇尚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。他的文字继承了屠格涅夫、蒲宁、普里什文等俄罗斯文学大师的风格:朴实洁净,富有音乐感。

本书第一次将这位被誉为“大自然歌手”的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,所选译的14篇作品是作者一生创作的结晶。

目 录

夜.....	(1)
寂静的早晨.....	(20)
泰 季.....	(38)
橡树林里的秋天.....	(77)
十二月里的两人	(100)
小蜡烛	(114)
你在梦中痛哭失声	(132)
长久呼喊	(157)
富有灵感的大自然的歌手	(209)
关于莱蒙托夫	(213)
弗拉季米尔·索洛乌欣	(219)
别利韦杰尔别墅	(225)
咱们去洛普申加	(231)
费·波列诺夫和他的短篇小说	(251)
译后记	(255)

夜

我要在黎明前到达鸭湖，所以夜间就从家里出来了，好在早晨以前赶到那里。

路上铺着一层尘土，因而十分松软，我顺着这条道路往前走，时而向下，进入沟壑，时而登上小丘，有时穿过稀稀拉拉的小松林，林中有一股仿佛停滞不动的树脂味和草莓的清香，随后又从树林走进田野……没有任何人在后面追赶我，也没有迎面遇到过任何人——夜间只有我一个人。

有时沿路黑麦绵延不断。黑麦已经成熟，一动不动，在黑暗中柔和地发出微弱的亮光；弯向道路的麦穗轻轻触及我的靴子和双手，这轻轻的触摸好似默默无言的、羞怯的爱抚。空气温暖，清新；星星起劲地闪烁；有一股干草味和尘土味，偶尔还有夜间草地上稍有点儿发苦的清凉气昧；田野那边，河对面，远方的森林后边，微弱的闪光若隐若现。

不久，那条柔软的、不会发出一点儿响声的道路躲到一边去了，我走上了一条沿着河岸慌乱地曲折蜿蜒、高低不平的、坚实的小路。开始闻到小河的潮湿气昧、粘土味，

冒出一股潮湿的冷气。在黑暗中漂流的原木有时会撞在一起，于是发出轻微、低沉的响声，仿佛有人用斧背轻轻地敲击木头。前边很远的地方，在河那边，燃烧着一堆篝火，好似一个明亮的光点；有时它在树后面消失了，后来又出现了，于是水面上延伸着一条断断续续的、狭长的光带。

在这种时候是很容易想起什么来的：突然回忆起遥远的、业已忘却的往事，一些曾经认识和亲近的人的脸紧挨在一起，围成一圈，出现在面前，幻想甜丝丝地涌上心头，渐渐地开始觉得，似乎这一切都是曾经有过的……仿佛从前就曾经经过由于潮湿而显得凉爽的沟壑和干燥的小松林，河水发黑，被冲毁的河岸上土块哗啦一声落到河里，在水中漂流的原木轻轻地互相碰撞着，一个个黑魑魑的干草垛时而出，时而消失，还有那在默默无言的斗争中树枝已经弯曲了的树，还有那些长满水藻的小湖，有些地方在水藻间会露出一个个黑洞……只是怎么也想不起，这是在哪里，是什么时候，在生活中哪个幸福时刻。

我走了已经一个半钟头了，而离湖还很远。夜间走路是很吃力的：老是绊在树根上和田鼠扒起的土堆上，让人厌烦，由于怕走错了路，怕在陌生的森林里迷路，使人感到疲倦。我几乎已经后悔夜间就从家里出来了，并且想，是不是在树底下坐一会儿，等待天亮呢，这时突然一个尖细、颤抖的声音传到了我这里来，这声音好像是歌声。我站住，侧耳谛听……不错，这是歌声！歌词听不清楚，只能听到拖得很长的“噢噢噢噢……，啊啊啊噢噢……”然而我为这声音感到高兴，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，我却加快了脚步。歌声没有变得更近，可也没有远去，一直这样，

像条紊乱的细线，绵延不断。“这是什么人呢？”我想。

“是木材流送工人？渔夫？还是猎人？不过也许是像我一样，一个人在夜间走路，就在我前面，为了不感到寂寞，所以在唱歌吧？”

我走得更快了，很费力地走出一小片云杉林，穿过山杨树丛，最后在下边，在茂密的树林四面环抱的一个不大的峡谷里看到了篝火。篝火旁躺着一个人，用一只手托着头，望着火光，低声唱着。

我往下走的时候绊了一下，一根干树枝响亮地喀嚓一声，篝火旁的人住了声，很快转过身，跳起来，用手掌遮着篝火，朝我这边仔细张望。

“谁？”他惊恐地小声问。

“猎人，”我回答，说着走近篝火。“别怕……”

“我本来就没怕。”他脸上装出镇静的样子。“我怕什么！猎人就是猎人嘛……”

我冲着他的歌声匆匆赶来的这个人，原来是个罗圈腿的十六、七岁的男孩子。他长得并不好看，瘦瘦的脖子上有个老大的喉结，还有一双很大的招风耳朵。他穿一件密密绗着的棉袄，一条油污的棉裤，一双厚油布高筒鞋。戴一顶好像是粘在头上的短檐小便帽。有几秒钟，他凝神注视，仔细打量着我，后来带着明显的好奇神情问：

“您是去打野鸭？”

“是啊，我想到湖上去，”我说，说着取下猎枪。

“哪个湖？”

我说明了。

“啊，这很近！”他让我放心，然后转过头去，对着

河上侧耳倾听。

“刚刚不是您在喊吧？”稍过了一会儿，他问。

“不是……怎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有人在大声叫喊……喊一声，沉默一会儿，又喊一声……我本想去看看，可是廖什卡，我弟弟害怕……”

他又不作声了，我听到了急速的、轻轻脚步声。有人从河边往这儿，向篝火跑来。

“谢苗，谢苗！”听到了有点儿惊慌、但又十分高兴的、小男孩的声音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黑暗中跑到篝火的火光里，他穿着一件大得不合身的棉袄。一看到我，他立刻站住了，微微张开嘴，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到谢苗身上。

“嗯，怎么样？”谢苗懒洋洋地问。

“噢，谢苗！有鱼上钩了！”小男孩又看看我，喘了口气。“两边两个上没有，中间那个，上钩了！我用手一拽，那里——在游！”

“你撒谎！”

“一条大鱼在游！”他用手比划着做了个波浪起伏的动作，表演在怎样“游”。

谢苗跳起来，系紧裤子，喃喃地说，“我这就去！”于是在黑暗中消失了。有一会儿工夫，小男孩不眨眼地看着我，后来，目光仍然不离开我，后退了一步，又退了一步，转身也往黑暗里跑去——只听到脚步声咚咚地响。

不久我听到一阵奇怪的嘈杂忙乱的声音，压低的话声，哗哗的水声，然后一切都静下来了，传来了脚步声，

孩子们回到了篝火边。谢苗伸着一只手拿着一条小鲟鱼。小鲟鱼有气无力地摆动着尾巴。

谢苗把鱼塞进一条亚麻布袋，坐到我旁边，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瞧，我们就是这样捕鱼。已经捕到三条了。”

“一条是我拉上来的，”小男孩低声说，随即低下了头，去掀棉袄上的钮扣。

“喂—喂！”谢苗很有份量地说，并且阴郁地住了声。

小男孩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，显得更加不好意思了。

“我弟弟，”谢苗向我介绍说。“廖什卡。您别看他安静，——装出来的……”

廖沙自言自语地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。

“什么？”谢苗睁大了眼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……”廖什卡吃了一惊。

“你当心点儿！”谢苗皱起眉头看了我一眼，突然一个转瞬即逝的调皮的微笑照亮了他的脸，眼睛一亮，牙齿闪闪发光，连耳朵也动了动。廖沙也噗哧一声笑了，但立刻醒悟过来，把头低得更低了。谢苗把手伸进衣袋，稍迟延了一下，最后掏出一包揉皱的香烟，抽着了烟，并且也请我抽。我拒绝了。

“这么说，您不抽烟？”谢苗遗憾地说，并且斜着眼睛瞅了瞅廖沙。随后他用胳膊肘撑着身子，甜甜地打了个呵欠，幻想地望着火光，蹒跚起来，一动不动。他的脸好似蒙上一层烟雾，露出亲切的、不明确和富有诗意的表情，

人们在想什么并不清楚、然而十分美好的事情时，就会露出这样的表情。篝火快要熄灭了，木炭渐渐冷却，蒙上一层微微发红的灰烬；周围是一片荒凉的、夜的寂静，只有上面，不知哪里的灌木丛中有一匹马在游荡，脖子上的铃铛不时发出轻微的响声。

廖沙突然抬起头来，侧耳倾听。

“有什么在走动，”他胆怯地说，并且坐得离谢苗更近一些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谢苗说，并且朝我的猎枪膘了一眼。

有几秒钟寂静无声，随后清清楚楚听到了干树枝喀嚓喀嚓的响声。谢苗神秘地看了看我，勉强笑了笑。

“大概是熊，”廖沙低声说，并且挪得更靠近谢苗了。他那双瞳孔扩大了的眼睛变得老大。

“深夜还不睡吗，渔夫们？”突然传来了很响、但有点儿嘶哑的声音，一个上了年纪、带着猎枪的人不知怎么立刻出现，来到篝火跟前。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，就把一只脚伸到火光前，伤心地不时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，仔细打量那只脱落的鞋掌。

“唉，由它去吧，”他嘟嘟囔囔地说。“这真是难得，啊？怎么样，我猜着了吧？捕鱼吗？”他又对我们说，并且抬起头来。“喂——喂，这儿都是熟人哪！”他对孩子们微微一笑。“怎么，捕到很多了吗？”

谢苗小心翼翼地把香烟丢进篝火里，并且严厉地看了看廖什卡。廖什卡噗哧一声笑了。

“没有多少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”谢苗不好意思地微笑起来。“也许天快亮的时候会……”

“好，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……”

谢苗很乐意地把鱼从袋子里倒了出来。

“啊，小鲟鱼，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地说。

“嘿，好哇。只不过小了点儿。”

“一次跟一次不一样呀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毫无不快地同意了，随即陷入沉思。他望着火光，仿佛已经离开我们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，无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香烟，抽着了烟，把火柴丢进篝火，仍然这样毫无意识地注视着火柴蹿起小小的明亮的火焰，然后熄灭，渐渐消失，与粉红色的灰烬融合在一起。

他并不老，但双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薄薄的嘴唇，长鼻子，也是薄薄的，前额狭窄，上面有一些疙瘩。一般说，他的脸使人产生某种残酷、紧张的印象。他的猎枪已经旧了，是单筒的，枪托用铁丝紧紧地绑着，从他那只鞋掌快要脱落的鞋子里露出包脚布来……

“您怎么，是去苏格林基吗？”谢苗突然问。

“啊？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颤抖了一下。“去苏格林基？为什么去苏格林基？还要往前去……”

“因为我们的机械师不久前从那儿拖回满满一袋来。”

“动身前抓了两条狗鱼，”廖沙插嘴说。“老——大的狗鱼。”

“这是波波夫吗？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问，“哼，他倒好，——他带着狗。不，我要到奥尚基，然后往左，刚好在河边有个湖，一个小湖……”

“在奥尚基附近吗？”谢苗若有所思地反问。“不，那一带我没去过……没有机会。还是河这边的地方我知道得多一些。”

大家又沉默了。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倒换着脚，不时低声咳嗽几下。廖沙在哥哥身边蹒跚成一团。他觉得很好，这无论从哪一点看：从他舒服的姿势，他眼里的闪光，频频的微笑……都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

“你可知道，摆渡工人在家吗？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问。

“在家。早就坐船往上游去了。他们是带着手风琴去的……在娱乐。儿子结婚了。娶了第二车间的莫季卡·梅杜尼采娜。”

“是那个有点儿麻子的吗？”

“是她。他在她身上发现什么优点了？我可不会娶这样一个女人……”

“哼，这种事你还不懂呢，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笑了笑，扭过头去望着渡口那边，仿佛是希望听到饮酒作乐的声音。“那么，你是说，摆渡工人在饮酒作乐？不过他会渡我过去吗？”他突然感到不安了。“大概不会渡我过去，啊？要不，摆渡倒是肯的，可是会把我淹死，是吧？大概都喝醉了……”

谢苗也扭过头去望着渡口那边。

“谁知道呢，”他迟疑地说。“您自己把渡船解下来，自己渡过去好了。他有三条，我是说船。”

“倒也是！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笑了，并且瞅了瞅自己的靴子。

“这儿还有件讨厌的事！鞋掌完全掉下来了。有绳子吗？我在走路，你明白吗，一片漆黑……在树根上绊了一下，管它去呢——只是嗤啦一声，线开了！”

廖沙从怀里抽出一截绳子。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接过来，拉了拉，动手用它来捆靴子尖。

“你们用什么捕鱼？”他说得不大清楚地问。

“用深水钓钩，”谢苗很快地回答。“用七鳃鳗。”

“用七鳃鳗？这很好，用七鳃鳗，它，小鲟鱼，喜欢它。我在这儿走路的时候，一看，那边有狼在嗥叫。你们没听见吗？看来，小狼崽长大了。”

“我们邻居那儿，”廖沙活跃起来，“狼拖走了一只山羊。就在大白天！是只老山羊，又瘦。狼刚一咬住它，它咩地叫了一声——就断气了！狼穿过菜园，跑进地里，跑过一片片庄稼地，进了森林……费多尔叔叔拿着斧头跑出来，一看，抡起斧头，一下子砍到了墙上！到现在还这么翘在墙上，谁也拿不下来……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是有这么回事，”谢苗证实说。“可不是吗，还有一回：我钓鱼回去，已经是晚上，天开始黑了……只有西边还稍有点儿发黄，路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我经过一片小树林，就是墓地后边的那片林子，——你们知道吗？——好像是有人推了我一下：我转过身来，最初没看清，后来仔细一看，灌木丛旁有什么东西黑糊糊的，还有几只眼睛，就像腐朽的木头那样闪闪发光。就是说，有三只，蹲在那儿望着我，我的脚立刻不会动了，就跟有一次作梦的时候那样：想跑，可是跑不动，汗流浹背。我想——完了，可是对付过去了。没碰我。”

“夏天它们对人是温顺的，不碰人，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彼季叔叔……”廖沙开始说，说着朝我们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。“要知道，我们还以为您——是一头熊呢！走路的时候喀嚓喀嚓地响……”

“谁以为？”谢苗耸耸肩。“你自己以为，别推到别人头上去。”

“不，孩子们，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微微一笑。

“熊不会闯到火这儿来。虽说会这样考虑：夜里有谁在这儿游荡呢？只有熊和猎人……也是猎人吗？”他对我说。

“也许，这些地方您不熟悉，那就跟我一道走好了。您不愿意？好吧……当然啦，人人都想到他自己的地方去。”

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望了望星星，把又宽又黑的手掌伸给谢苗。

“再见。我慢慢走，要不很快就开始天亮了。是啊！要知道，上次我在俱乐部里听过你……父亲大概为你感到自豪了吧？好样的！”

他拍拍谢苗的肩膀，朝我和廖沙点了点头，就小心翼翼地迈开那只用绳子捆起来的靴子，走进黑暗中去了。谢苗坐在那里，深深地低下头，在挖手上的老茧，嘴里哼了几声。他的耳朵好像有点儿发暗了。

廖沙突然伸了个懒腰，全身伸直，打了个呵欠，揉了揉眼。

“真想睡觉，”他说。

“那就睡呗。”谢苗搔搔弟弟的耳朵后边。“睡吧。”

“是啊，”廖沙不信任地微微一笑。“早晨你自己去查看，别不叫醒我。”

“唉，叫醒你，真是个怪人！”

“以共青团员的名誉担保！”

谢苗看了弟弟一眼，宽容地微微一笑，就躺下了。大约是半夜两点钟左右，黑暗似乎变得更浓了，真想躺下，一会儿看着火，一会儿看着星星，一会儿看着勉强可以看到的近处的树，同时在听偶尔传来、听不大清楚的夜间的声音，猜测这是鸟儿从一处飞到另一处去，还是一个球果掉下来了，还是只不过是觉得好像听到了响声……

“廖什卡！”谢苗突然精神一振，说。“搬劈柴去！”

廖沙跳起来，在黑暗中消失了，弄得树枝劈劈啪啪地响，很快就抱回了一大抱干树枝。他挑了几根较小的树枝，堆到篝火上，蹲下，瞪大了眼睛，开始吹火。他吹得那么用力，吹得从火堆上飞起许多炭屑，灰像乌云样腾空而起。

“当心，会胀破了的，”谢苗挺认真地说。

廖沙抬起头来，用毫无表情的眼神看了看我们，继续发疯似地用力吹火。终于，树枝一下子全都明晃晃地燃烧起来，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，飞起一些老大的火星。开始热起来了，我们眯缝着眼，从火边挪开一点儿。

我好奇地问，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是为了什么称赞谢苗。谢苗感到不好意思了，又去挖自己的手掌。

“就是这样，一般说说……”他喃喃地说。

“他在我们那儿编各式各样的乐曲，”廖沙很乐意地说。“甚至在我们学校里演奏过两次，还在俱乐部里

.....”

“嗯？”谢苗转身对着他。“以后呢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“那就别作声！”

谢苗向我投来一瞥很快的试探性的目光，不大情愿地承认：

“一般说，当然啦，我是这方面的爱好者。”

“爸爸给他买了个大手风琴，”廖沙又忍不住了。

“他会拉手风琴！您想听什么，他就给您拉什么！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”谢苗证实说，并且叹了口气。“不错，我拉手风琴。只不过我有个梦想，这样的梦想！歌曲是怎样展开的？要知道，歌曲嘛，可以让它发生种种变化，可以这样来演奏一首歌曲，谁也不曾像这样演奏过。我说的对吗？我是怎么演奏呢？我拉出一个旋律，再给它增加一个曲调，这时歌曲已经是那么一回事了，而曲调却好像是另一回事。也可能，如果还嫌少，就再增加一个曲调，于是就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首歌曲。不过这还不是一切。这只是说的右手，而左手上——是和音。也就是说，和弦。奏出一个和音，好像不错，不过如果以敏锐的辨音力来评判，那么真正纯正的音色和美感都没有。没有真正纯正的音色！而歌曲，特别是长的，却需要有自己的韵味，就像河和树林有自己的气味一样。这不是，我在俱乐部拿来几本手风琴曲。就这么拉了一遍，一瞧，不是那么回事！我心里觉得那么难过，我不能，唉，我完全不能这样拉——于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写……”

他突然怀疑地注视着我，竭力想要猜出，我是不是在